

登高怀秋

□南京 王霞

仿佛,还没有走进夏天的最深处,秋意就浓地席卷而来。看身边,枫叶渐透晕红,梧叶开始飘零,就想着踏山觅秋。于是,择一个闲时,驱车前往紫金山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喜爱上了登山这种休闲运动。它不仅可以让在大自然的环抱中沉静下来,更可以极目高远,宠辱皆忘。

停在范鸿仙墓外,开始徒步登山。

这一片是紫金山的东麓,由于交通不便,游人稀少,我很喜欢在这里行走。

这条路是不许行车的。开始的一段不好走,路面布满了被急雨冲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块。低着头,仔细着脚下,眼角的余光里满是细碎的小花。我俯下身子细看,是缀满路边的小秋菊。比指甲盖略大的花朵,黄蕊白瓣,一簇簇聚拢在一起,彰显着那份朴素的雅致。

过了这一段,就是柏油马路了。路旁长着许多山茶,或许是经年的缘故,它们都十分高大。不经

意间,看到高处有开放的花儿,同样也是白花黄蕊,约小酒盏口大小。五片花瓣润泽,花蕊饱满,有淡淡的香气,还有小小的野蜂在上面驻足。有一些掉落在地上,也看不见枯萎,依旧完整洁净。

走上约半小时不到,就拐上了北麓的林荫道。这条路没铺柏油,但是修整得很平坦。路不宽,所以两侧树木的枝叶几乎交合在一起,葱葱郁郁的,更显得幽静暗凉。行走着,似乎没了四季,仿佛时间都停滞了。

边走边行,直走出微微的冷汗,到达东马腰。选择继续前行,沿山路去往头陀岭。

这条路窄且陡,让人不得收敛心神,放慢脚步,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前行。因为吃力而努力,因为危险而警醒。也正是这样,才让人体会到任何达成目标的过程都不是一路坦途,一帆风顺。

站定远眺,迢迢长江浩浩汤汤,长桥横卧,连接高速四通八达。而平日那些需要仰视的高楼大厦却都在我的脚下。在浓郁得化不

开的苍翠中,零星的一抹抹橙黄,似乎在预告着深秋那快乐脚步已越来越近了。

虽然没有找到我想象的层林尽染、霜叶满天的秋色,但这样的秋也是刚刚好的状态。这样怀抱期望,也是一种美好。

下山时,发现登山的人多了起来。在山路旁歇息时,遇到一对精神矍铄的老夫妇,大家就闲聊了起来。当我感慨今日爬山人多时,那老先生呵呵笑了,说:过几日重阳节你再来看,人还要多呢。

与老夫妻道别返程,在路边树下看到那葱郁的新草,苍绿的叶片中,这儿有一枚艳红的樟树叶,那儿有一片橙黄的已被销蚀出空洞的心形梧叶。它们用内心的斑斓点缀着岁月的沧桑,它们就是秋心吧?

汽车悄无声息地绕出山道,从车窗望出去,阳光透着一抹浅紫淡红。把深黛的远山,响蓝的天空,明黄、浅碧的的山花野树……它们和我一起,在秋天的怀中,静默不语。

稻草香

□上海 钟正和

记得早年的乡间,每当秋收秋种结束之后,你若走近村子,最先看到的并非房子,而是堆在树下、路边、茅屋旁、猪圈前的一个个大小不一,有着阳光一样肤色的稻草垛。它们诗意地伫立于朦胧的村庄之中,就像是一幅写意的中国画。

弥漫了整个村庄的干草清香,先是吸引来了消息灵通的麻雀。它们叽叽喳喳,从这个草垛飞到那个草垛,欢快地唱着歌谣,映着煦暖的秋阳,很生动的一幅乡间小景。

草垛还是鸡鸭的觅食佳处。从这钻到那,寻觅着遗落的稻穗。它们还尤其喜欢在草垛边拨出一个窝生下几个蛋,被顽童发现后,欢天喜地拿回了家。

静静的厚实的草垛,不仅是动物的乐园,同样诱惑着人去亲近、去依赖。特别是孩子们,极乐意穿梭其间,在那躲猫猫。有干草做掩护,自然是最好的藏匿场所。有时玩着玩着便困了,大可就地美美睡上一觉。直到各家主妇做好了晚

饭,扯着喉咙漫天呼喊自家孩子的名字。

而对于当时的我而言,若无人打扰,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晒太阳,才是最为惬意之事。被打脱干净的稻草,经阳光晒得柔柔的。躺在上面,松软、温暖、安逸,仿佛躺在大地的怀抱里,可算是至为质朴的享受。

稻草一旦离开了稻田,就不再是稻草。它们受到智慧创意的点化,被赋予了生命与灵性。

农村的隆冬是悠闲的,田里的活忙完了,便有闲不住的老人,搬一个小凳,坐在稻草垛边搓草绳、打草包、编草鞋。贫寒的日子,农人以自己的智慧,将生活打理得有滋有味。

尤其是草绳,在尼龙绳稀缺的年月,凡是需要缚、绑、捆、扎、结、绷、拉的地方,那是随处要用的,从小便从长辈那学会了该项技能。稻草要化身草绳,须得像杂技演员一样,将身体扭曲到极限。干这活计,得先草叶捋清择净,再用

木榔头将稻草成百遍捶过后,扯出草头,右手扭圈,左手控制着草的多少,通常扭到十圈左右,一条紧凑如盘龙般的草绳便搓出来了。这种搓出的草绳,细的可缚螃蟹,粗的能绑好几百斤的肥猪。

当然,朴素卑微、无私伟大的稻草,最主要的职责,还是解决农家一日三餐的烧火做饭。传统的农耕时代,草垛是乡民极为重要的燃料库。每到用时,就去草垛那儿从中间抓住一束,用力一抽,抽一圈,那草垛便矮了一截。草垛堆起来,又矮下去,仿佛日头升起来,又落下去,起起落落间,光阴流逝。流走的光阴里,有农人小小的幸福。

时光的小河潺潺流淌。如今,清香的草堆、朦胧的少年和悠悠的往事,都已远去。有时,外出秋游时,与机割后的稻田不期而遇。看着那凌乱的稻草,全然没有了当年齐整秀长的风韵。但稻草的那股清香,恰如久别的故人在他乡相逢一样,让我涌起阵阵思念……

公交出行

□辽宁辽阳 范大悦

一位多年不见的哥们在我身旁停下,见我在等公交车,不屑地说,他不坐公交已经很多年。

我拒绝了他搭我的好意,他摇上车窗疾驰而去。公交车慢悠悠地停下,我慢悠悠地上车,扫码,向后走,坐在最后一排。

乘客鱼贯而入,有人疲惫地靠在舒适的座椅上,闭目养神;有人熟练地掏出移动电源,一边给手机充电,一边刷视频;有人惊喜地拍着熟人的肩膀,感叹这世界真小,能在公交车上邂逅;有人手里拎着菜,笑容满面地,正准备回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;有人戴着耳机,身体随着音乐律动……公交车里从来不会缺少城市的生气和青春的风气。只有司机,好像与这一切全然无关,心无旁骛地握着方向盘。公交车不急不徐,从容淡定地在城

市或城乡之间往来穿梭。

庞大的车身,封闭成一个乘客攘攘的家——不同的面孔,不同的身份,不同的年龄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,每个人都怀揣一份启程或回家的期盼,每个人都遵循着约定俗成的规矩:前门上后门下,上车投币扫码,到站走人。小小车厢就像一个开放有序的流水系统,停车、起步都有自动报站,没有人担心误站。从城市这一头到那一头,有一根看不见的线,将生活的每一个站台和站台上的乘客串联起来。

我坐在公交车上,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,那里是另一个世界。春夏之交的四月是这个城市最为怡人的季节,草木萌发,万物复苏,天空深邃而澄明,空气弥漫甜甜的味道,整个城市沐浴在一片温暖的春光里。在繁华和喧嚣的背景衬

托下,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,一座座交织的快速干道,以及那些醒目的广告,闪烁的霓虹,匆匆人流,缓缓车流,都从车窗一闪而过,亦梦亦幻,令人眩目。凝固的城市变得灵动起来,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,在我眼前悠然展开。

不只是公交车,连长途大巴,我也很喜欢,喜欢它沿着山路吃力地爬坡,又像孩子一样快乐地放空自己走下坡路,喜欢那种车轮接触路面,踏实的感觉。

当所有的车子都在比拼速度,当所有的人都在比拼超越的能力,我却依然不喜欢赶时间。人生百年,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在那里,有些事,一定会遇见,有些事,赶也赶不上,因此,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,我从心不急如焚,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,最好。

一方乐水

□南京 赵培龙

假期当中,我们驱车四个多小时,一路向北向东,来到连云港墟沟海湾。漫步海滩赏朝晖晚霞,静卧榻上望潮起潮落,最畅快的要数每天吃完晚饭在如梦如幻的“在海一方”海滨公园漫步。

夕阳斜照金色沙滩,海水退到江湾远处。优美的《在海一方》歌声一遍遍飘荡海湾,叽叽喳喳的男女老少,光着脚丫,一手拿着小铁铲或小网舀,一手拎着彩色的塑料或金属小桶,散布于黄色的沙滩、黑色的滩涂和蓝色的海水。

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。他们有的在执着地挖沙掏洞垒墙蓄水,不少还光着屁股;有的在退去海水的滩涂上认真找寻小螃蟹等玩意儿。大人们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刮挖沙子里蚕豆般大小的蛤蜊。一条巨长的蓝色浮桥伸向湾深远处深水区,这里海水湛蓝,碧波荡漾。一些大人带着孩子就着彩色的泳圈玩水嬉戏;白色的游艇扬帆起航破浪前行;快艇箭一样飞驰,水天苍茫处划出一道道细细长长的白色弧线。

连续三个傍晚去海滩遛弯,我和爱人被轰轰烈烈的挖蛤蜊场景感染,情不自禁地买上标配——小铁铲加小提桶,没入挖蛤蜊的人海之中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挖蛤蜊。身旁是一位头戴粗布遮阳帽,身着灰色长衣,坐在泡沫墩上大约60岁上下的老奶奶。她右手轻盈地刮

挖沙皮,左手流畅地拣拾蛤蜊,然后自然地丢入身旁快要装满黑乎乎蛤蜊的塑料桶内。我们学着她的模样,用力刮挖起来。可在同样的地点,我们挖了半天也寻不到一只蛤蜊。于是,我请教她。

她看看我下铲的姿势,笑着说:“下铲要先刮后挖,要这样这样,最重要是眼中有虱。”见我不解,她指着我面前的沙堆中一粒黑乎乎且有一浅白道道的东西:“你看,虱在面前,你也没捡起来。”仔细一看,可不是,我刚挖出的沙堆里分明就有两只圆圆的蛤蜊,只是颜色与沙子融为一体,很难一眼看出。她接着说:“下铲不要太深,也不要太浅,差不多一掌宽;铲子碰到硬物,哧地一声响,十之八九是虱,不用眼看,左手一摸就是。干什么都有讲究。她还告诉我:“一般退潮线五六十步左右虱最多。”

于是我们学着她的样子,轻刮浮沙,再挖板沙,听到声响,仔细观察,果不其然,很快挖到了小东西。半个小时后,我们居然挖了半小桶。当然,我们还有很多惊喜,挖到了快速逃脱的小螃蟹,自如伸缩的海蚯蚓,毛虫大小的皮皮虾……有时冷不丁被沙面上的小眼中滋出的水喷上一脸。第二天退潮后,我们兴致勃勃过去海滩,一小时工夫,竟然挖了一小桶蛤蜊。

在海一方,一方乐水。在这里,我们找到了欢乐,找回了美好的童趣。

母亲的大学生活

□海南海口 李欣泽

我母亲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,而且是小镇上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。母亲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家里门庭若市,来道贺的乡亲络绎不绝。可实际上,这张通知书带给外公外婆的,除了欢喜,更多的是愁闷与焦虑。因为母亲考的是省城的学校,学费、住宿费、交通费和生活费加起来,对于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来说,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
在母亲的大学里,许多人都有自己的“饭搭子”——两个比较好的同学或者室友,形成的固定的吃饭“组合”。中午时一个人打素菜,另一个人打荤菜,坐在一起吃,每样菜各吃一半。到了晚上,就不必再打菜了,每人买二两米饭,就着中午的剩菜又能吃一顿。

对于一个从小镇到省城求学的女孩来说,能吃上一荤一素,是十分的快乐。可是这种快乐不是每天都能保证的,比如大二那年,我大舅结婚花了些钱,母亲的生活费不得不缩减。于是那个学期母亲“遣散”了自己的“饭搭子”,改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,配上馒头或者窝头。

比起在饮食上的精打细算,母亲在穿衣上的花费就略显“奢侈”

了。彼时省城最流行的牛仔服和喇叭裤,我在母亲大学时期的照片上见到了。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娇小瘦弱的她,将牛仔服衬得又肥又大。裤子也似有些不合体,裤脚被挽起来。

“头一次到百货大楼买衣服,都不知道衣服是有大小号的。”母亲至今留着这两件“古董”,翻出来给我看,尺码赫然写着七一零,而母亲身高只有一米五。

这么“摩登”的穿搭,母亲却只穿着照了一次相。那是在毕业前夕,同学们都去照相馆拍毕业纪念照,八块钱的一张,有学士服、化妆和红色的背景布,又高级又神气。但母亲没舍得,只借着全班最后一次春游的机会,在公园里请班长帮忙拍了一张。但我知道,这张照片其实是母亲“预谋已久”的——她把头发高高地盘起来,还问舍友借来啫喱水喷一喷,弄得油光锃亮,没有一丝碎发。

这张照片如今被夹在褪了色的日记本里,很少被想起。唯有每年大扫除时,母亲会翻看那张照片,再给我讲一遍“饭搭子”的故事。

我知道,母亲想念着那个小心翼翼,却青春灿烂的自己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8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